

A14

失利“拳王”杨连慧
的励志人生故事

Culture and Sport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民演艺微信公众账号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 14 期 | 2015 年 7 月 19 日 / 星期日 责任编辑 / 张坚明 视觉设计 /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wzb@xmwb.com.cn

文体混搭节目为第六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拉上帷幕

球拍节拍 舞台合拍



■ 昨晚音乐会上令人兴奋的一幕

穿着印有“上海夏季音乐节”字样白色 T 恤衫的上交乐手前面，摆放着一张比赛用乒乓球桌。舞台上还放置了多个装满黄色小球的整理箱。还未开演，第 6 届上海夏季音乐节闭幕演出上半场——与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委约的作品《乒乓协奏曲》就设下悬念：打乒乓如何与古典音乐相融？

掌声起，身穿白衬衫、黑西裤，戴着红领结，左裤兜里藏着多个乒乓球的美国乒乓国手迈克尔·兰德斯走上舞台，与他“对垒”的是同为美国乒乓国手的美籍华裔美女邢延华，她身穿红色礼服裙，脚下的银色高跟鞋目测不低于 8 厘米。

小提琴独奏伊丽莎白·泽尔策尔的开场演奏，体现出鲜明的现代音乐风格。在上交乐手的伴奏下，两位美国国手开出了“老太婆球”——是为热身吗？仔细倾听，发觉球

落在桌上的声音，构成了乐曲的节奏。一会儿，这两位横拍选手换了拍，身子弓得更低一些，球速加快到国际比赛时的速度，此时，乐曲节奏也疾驰起来。他俩应该是一心两用的，一方面要留意球速，一方面要留心乐曲的节奏，尽量使两者在变化中保持同步。

随后他俩又换“球拍”，这次换上的是手鼓。迈克尔拿的鼓直径约 15 厘米，邢延华拿的鼓直径约 10 厘米，因此，乒乓球砸在鼓面上又形成了新的听觉元素。鼓面直径不同，砸出来的声音也不同。你来我往的速度不能与真正的打球相比，但看起来、听起来都很有趣。

从音乐的角度来看，打球——无论用什么打，都属于“打击乐”范畴。因此，哈佛大学作曲系博士、日裔青年作曲家安迪，还在这部协奏曲里加入了一位打击乐手，负责敲敲打打各种器物。开场一阵如雷贯耳的鼓声，就是

打击乐独奏大卫·柯森奏响的。他曾为李安导演的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和《卧虎藏龙》录制配乐，也是超级流行天王斯汀的“御用”鼓手。他拿着像打蛋器一样的器具敲乒乓桌、敲酒瓶、敲各种金属器皿，听起来就像是“锅碗瓢盆奏鸣曲”。他与两位国手一起“敲”“打”时，能让观众都忍不住敲打自己的胳膊和腿，动作仿佛在健身。

乐曲行将收尾时，小提琴手和打击乐手在两位球手依然对局的状态下，走到舞台中央，各自举起一个装满乒乓球的整理箱，随后同时把这两个箱子倒扣到桌上——小黄球喷薄而出，如同瀑布般撞击着、弹跳着，扑向乐队、扑向观众。有观众忍不住捡起乒乓球细看，发现上有两行英文：“嗯，美国的……”

《乒乓协奏曲》就这样轰轰烈烈地结束了。
首席记者 朱光

给古典音乐加点「料」

古典音乐在欧美，就像戏曲在中国。我们高喊戏曲创新，他们热衷为古典音乐加料——都是为了经典在当下获得新生。

昨晚还举行了一台两岸校园民谣经典名曲演唱会，它在中国台湾的别名是“民谣四十年演唱会”。那些拥有三四十年的经典名曲《童年》《橄榄树》《外婆的澎湖湾》等等，被重新“加料”配器后，仿佛变成了一首首好听的“新歌”。

加料，是催生新事物的常用方法，也是现代艺术的常用手段。例如“加料钢琴”，就是在钢琴，尤其是在钢弦上，加上能制造出各种奇妙声响的器物。加上硬币会弹出来锣声、加入海绵会弹出来古筝声……加料，也是此次夏季音乐节(MISA)的主题。上交音乐厅就在厅外加了一个音乐集市、几台装置艺术作品，还实现了“互联网+”，随时下载电子节目册等。

昨晚夏季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上的《乒乓协奏曲》更是遵循了“古典加料”的主题，让美国乒乓国手来创造音乐奇迹，确实颇具戏剧性，也不失古典魅力。找准了乒乓与古典音乐之间共通节奏，二者间就有了内在的联系。
朱光

两位上交乐手
昨晚告别舞台

本报讯（首席记者 朱光）70 岁出头、曾任上交首席的两位乐手王希立、张曦仑，昨晚在夏季音乐节闭幕音乐会结束后告别舞台。

当音乐会下半场进入尾声之际，令人动容的一幕发生了。反声板上投影出了两位上交乐手王希立和张曦仑的老照片。上交透露，他俩是原乐队首席，这场演出是他们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最后一场音乐会。两人多年前退休后，依然为乐团奋斗至今。上交“翻箱倒柜”找来了多张浓缩着两人音乐年华的旧照，对他们近半个世纪为音乐事业的默默付出和辛勤耕耘表示敬意。

1973 年进团的张曦仑，与上交历任的每一位指挥都合作过，见证着这支乐团蓬勃向上的音乐之路。他与王希立同为初创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上交室内乐品牌演出的主力队员，拥有相当一批粉丝。王希立在进入上交前，曾任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首席，参加过舞剧《天鹅湖》《睡美人》等剧的演出，并担任《梁祝》等小提琴协奏曲的独奏，1986 年他调入上海交响乐团后，在把握和带领乐队体现指挥意图方面表现出非凡的敏感和才能，并为大量电影电视剧配乐并录制了许多音带唱片。张曦仑则擅长迅速把握音乐并带领乐队体现指挥意图，数十年来，在与皮里松、罗慕洛、海德格尔、麦家乐、傅聪等几十位海外指挥家和独奏家的合作中，都获得了高度评价。1985 年，他应世界爱乐乐团之邀赴斯德哥尔摩演奏。他还在许多电影电视剧的配乐中担任独奏，由他担任大段独奏的影片《庭院深深》曾荣获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。

王希立、张曦仑身上凝结着的“上交精神”，如今已深深印刻在了与之共事的年轻一代身上。

把两种节奏“捏”起来

——与《乒乓协奏曲》主创的对话



■ 伊丽莎白是乒乓球与乐队间的“胶水”
本报记者 郭新洋摄

记者：怎么会想到创作《乒乓协奏曲》？

小提琴手 伊丽莎白：有一次，安迪和我一起到一个乒乓俱乐部，看到好多乒乓球桌。于是我们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：如果用乒乓创作一件音乐作品，将是一件很酷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灵感的来源。

记者：在此之前，您对乒乓了解吗？

作曲安迪：乒乓对我来说是一项很奇妙运动，我很喜欢，但并不擅长。我听到乒乓的节奏，那种律动，那种重复就像音乐本身的节奏一样。如果能在两种节奏之间做一些尝试将是一件很酷的事情。多年来我都在想，是否能将乒乓与古典乐结合起来，进行跨界尝试。

记者：乒乓和整个乐团是怎样协奏的？

作曲安迪：对我来说，这正是最大的挑战。打乒乓是有节奏的，但是很不规律，如何让乒乓与乐队协奏起来，我做了很多尝试。起先，我们用许多其他乐器去模仿这个节奏。在此基础上，乒乓才加入进来。伊丽莎白的小提琴以跳跃性的节奏来呈现打击乐的效果，小提琴成了乒乓球与乐队间的“胶水”。

记者：乒乓球在台上具有不可操纵性，对两位乒乓球手来说与乐团合作最大的困难在哪里？

乒乓手迈克尔：这确实很难，但我们并没被要求做到毫无失误。因为音乐是在变化的，美感就在于，并不需要做到每个细节都非常完美。

乒乓手邢延华：这次我们打乒乓球更注重表演的性质，比如在一个动作之后要短暂地定格，还有在开始和结束时都会学会看指挥，甚至有时还要突然抓住球再重新开始。这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打球的习惯，我还要穿着高跟鞋打球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
记者：在演奏中打乒乓与平时训练有什么不一样？

乒乓手邢延华：完全不同。训练时是非常规律的，比如“正手对正手”“反手对反手”，“拉”一类的技巧都是固定的，但表演时有时需要以极慢的速度慢打，再快打，再放“高球”，甚至在鼓上打球，这在平时训练时是完全没有的。

记者：如果掉球怎么办？

乒乓手邢延华：我们只能假装是故意的，继续打球。

记者：这次首演后还会做类似演出吗？

小提琴手 伊丽莎白：他们（乒乓球手们）都希望这不是一次性的投入，回报可以是长期的，甚至希望把这样的演出带到更多的国家。他们 10 月会去北京再演一次。
首席记者 朱光